

# 北京城墙遗址公园的保护利用与公共空间更新研究

王升歌<sup>1</sup>, 刘嘉<sup>1</sup>, 孙晓舒<sup>2</sup>

<sup>1</sup>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山东 青岛

<sup>2</sup>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9日

## 摘要

城墙遗址公园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相结合的重要类型。北京曾具有较完整的城垣体系, 现存城墙遗址及其相关公园不仅保留了城市历史格局的片段, 也承担着休闲游憩、文化展示和城市记忆传承等公共功能。本文以北京典型城墙遗址公园为研究对象, 选取皇城根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和菖蒲河公园作为主要案例, 采用文献分析、案例比较、空间指标整理和图像判读相结合的方法, 从遗址保护、空间利用、景观展示和城市记忆表达四个方面分析其保护利用特征。研究认为, 北京城墙遗址公园总体呈现出线性空间特征明显、绿地复合功能突出、遗址展示方式多样等特点, 但也存在遗址本体识别度不足、历史叙事系统不完整、公共服务设施与文化展示衔接不够等问题。未来应在尊重遗址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 完善解说系统, 优化慢行与休憩空间, 强化历史信息的可读性, 并推动城墙遗址公园从单一绿地空间向兼具遗产保护、公共生活和城市印象建构功能的复合型公共空间转变。

## 关键词

城墙遗址公园, 遗产保护, 公共空间更新, 城市记忆, 北京

# Research on the Conservation, Utilization and Public Space Renewal of Beijing City Wall Relic Parks

Shengge Wang<sup>1</sup>, Jia Liu<sup>1</sup>, Xiaoshu Sun<sup>2</sup>

<sup>1</sup>Qingdao Urban Planning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Qingdao Shandong

<sup>2</sup>Tong Yuan Design Group Co., Ltd.,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June 18,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 Abstract

City wall relic parks are an important type of urban public space that combines heritage conservation with contemporary park use. Beijing once had a relatively complete city wall system, and the remaining wall relics and related parks preserve fragments of the historical urban structure while also supporting leisur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memory. Taking Beij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elects four representative cases: Beijing Ming City Wall Relic Park, Yuan Dadu City Wall Relics Park, Huangchenggen Relic Park and Changpu River Park.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official public data, case comparison and image interpreta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ir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from four aspects: relic preservation, spatial form, public function and memory expres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se parks show different forms of heritage presentation, including preserved wall remains, earthwork relics, symbolic reconstruction and water-system renewal. However, problems remain in the legibility of relic boundaries, the coherenc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with daily use, and interdepartmenta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Future renewal should strengthen interpretation systems, improve walking and resting spaces, clarify historical spatial clues, and build a continuous network of city wall memory places.

## Keywords

City Wall Relic Park, Heritage Conservation, Public Space Renewal, Urban Memory, Beij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防御、管理和礼制象征等历史功能，也在城市形态中形成了清晰的边界与秩序。随着现代城市建设推进，许多城墙本体逐渐消失或仅以片段形式保留下来。如何在当代城市中保存这些遗存，并使其继续参与公共生活，是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1]。

北京曾形成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共同构成的多重城垣格局，近代以来受城市交通、市政建设和社会变迁等因素影响，北京城墙体系发生较大变化。现存城墙遗址及相关公园，如明城墙遗址公园、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和菖蒲河公园，成为观察北京历史空间保护与公共空间更新关系的重要样本。

已有研究多从遗址保护、景观设计或公园建设角度讨论城墙遗址公园，但对其作为公共空间的综合功能，以及其在城市印象建构中的作用讨论仍不充分。本文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北京城墙遗址公园在空间形态和保护展示方式上具有哪些主要类型？第二，这类公园如何在遗产保护与日常公共使用之间形成平衡？第三，未来应如何通过空间更新提升其历史可读性和公共服务品质？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2.1. 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借鉴文化景观、历史城市景观、城市记忆和遗产活化等相关理论。文化景观强调自然环境、历史过程与社会活动共同塑造空间价值。历史城市景观方法则将城市遗产置于更广阔的城市发展背景中

理解, 强调保护不应只关注单体遗存, 还应关注周边环境、社会使用和持续管理。城市记忆理论关注空间如何承载历史叙事, 并通过场所、路径、符号和日常使用被公众感知和延续。遗产活化则强调在保护遗产价值的前提下, 使遗产空间重新进入当代生活。

“记忆场所”理论强调, 历史记忆往往依附于具体的空间、物件、路径、仪式和叙事媒介[2]。对于城墙遗址公园而言, 城墙本体、土城地形、水系、红墙、地面标识、导览牌和日常游憩活动, 都可能成为公众感知城市历史的记忆载体。本文据此从“物质遗存 - 空间线索 - 叙事媒介 - 日常使用”四个层面分析北京城墙遗址公园的城市记忆建构方式。

近五年相关研究进一步提示, 历史遗产空间的保护利用需要同时处理价值识别、公众感知和日常使用三类问题。Zhang 和 Han (2022) [3]以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为对象, 从价值维度评价街区活力, 说明历史空间的更新不能只停留在物质修缮层面, 还要关注社会使用和文化价值的持续显现。Li 等(2024) [4]从文化景观遗产层积和价值评估角度讨论历史地区的空间演变, 强调历史景观价值往往存在于不同时期空间要素的叠合关系之中。Batool 和 Bahauddin (2025) [5]从地方感和场所记忆出发, 指出历史空间更新若忽视居民和使用者的记忆经验, 容易削弱地方身份。国内关于历史街区边界空间、日常生活实践和地方依恋的研究也表明, 城市记忆并非抽象概念, 而是通过路径、节点、活动和可停留空间被不断使用和再生产。

在方法上, 近年来多元数据和公众感知研究开始进入历史公共空间评价。Xu 等(2023) [6]以济南历史城区公共文化空间为例, 使用多尺度地理空间数据分析城市更新效果; Tang 和 Zhao (2025) [7]以社交媒体文本和图像为材料, 构建历史城市公园文化遗产价值感知评价框架。这类研究说明, 遗址公园的保护利用评价可以在传统文献、规划资料和现场观察之外, 引入公众感知、行为活动和图像材料形成补充。本文结合官方公开资料、文献研究、空间指标和公开图像材料, 侧重从保护利用机制、空间形态和历史叙事角度分析北京城墙遗址公园的更新特征。

城墙遗址公园正处于上述理论的交汇处。一方面, 它需要尊重遗址本体和历史环境, 避免过度景观化、仿古化或商业化; 另一方面, 它也需要回应城市居民对开放绿地、慢行空间、文化休闲和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因此, 对城墙遗址公园的评价不能只看遗址是否被保留, 也要看其历史信息是否清晰、公共使用是否友好、空间更新是否有助于遗产价值的持续传播[8]。

## 2.2.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北京四类具有代表性的城墙遗址相关公园作为案例, 见表 1。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parks case study related to Beijing city wall relic

**表 1.** 北京城墙遗址相关公园案例特征

| 案例        | 主要特征          | 分析重点              |
|-----------|---------------|-------------------|
| 明城墙遗址公园   | 保留较明确的城墙遗址本体  | 遗址原真性、展示方式、周边环境协调 |
|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 土城遗址与大型带状绿地结合 | 线性空间组织、生态功能、遗址感知  |
| 皇城根遗址公园   | 以局部复建和意象展示为主  | 城市记忆表达、公共活动组织     |
| 菖蒲河公园     | 水系、公园和皇城记忆结合  | 水系修复、历史叙事、空间连续性   |

表格来源: 作者自绘。

为增强案例比较的可复核性, 本文进一步整理四处公园的公开基础数据, 见表 2、表 3。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公园名录(2025 年度)》<sup>1</sup>、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名录页面、首都之窗和北

<sup>1</sup><https://yllhj.beijing.gov.cn/zwgk/2024nzcwj/2024nqtwj/202505/P020250529560586570171.pdf>

京旅游网。由于不同官方页面存在统计口径差异，表中将“官方列明数据”和“据公开数据推算数据”作出区分。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atial scale in Beijing's typical city wall relic parks

**表 2.** 北京典型城墙遗址公园空间规模比较分析

| 公园            | 面积                                 | 长度                             | 宽度   | 数据说明                      |
|---------------|------------------------------------|--------------------------------|--|---------------------------|
|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 17.7 公顷；另有 15.5 公顷口径               | 现存城墙遗址约 1.5 公里                 | 官方未直接列明；按 15.5 公顷/1.5 公里推算，平均约 103 米；按 17.7 公顷推算，平均约 118 米 | 面积存在两种官方口径，表中分别列出         |
| 皇城根遗址公园       | 6.18 公顷                            | 2.4 公里；资料中也有 2.8 公里表述          | 平均约 29 米   | 长度存在 2.4 公里与 2.8 公里两种公开表述 |
| 元大都城垣(土城)遗址公园 | 海淀段 40.2 公顷；朝阳段 67 公顷；合计约 107.2 公顷 | 海淀段 4.2 公里；朝阳段 4.8 公里；合计约 9 公里 | 朝阳段公开资料列 130 至 160 米不等；按两段总面积/总长度推算，平均约 119 米              | 跨海淀、朝阳两区，应按分段面积和分段管理说明    |
| 菖蒲河公园         | 3.8 公顷                             | 河道全长约 510 米                    | 水面宽 12 米；按总面积/河道长度推算，公园平均约 75 米                            | 宽度为据公开面积和河道长度推算所得         |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Table 3.** Comparison of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f typical city wall relic parks in Beijing

**表 3.** 北京典型城墙遗址公园绿地、建设与管理信息比较

| 公园            | 绿地率或绿地水面占比                       | 建成或开放时间                             | 主管单位                       |
|---------------|----------------------------------|-------------------------------------|----------------------------|
|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 绿地面积 12.2 公顷；若按 15.5 公顷计，约 78.7% | 2002 年启动整体绿化建设；相关旅游资料称 2002 年开放     | 东城区园林绿化局                   |
| 皇城根遗址公园       | 绿化率 90% 以上                       | 2001 年 9 月 11 日正式建成开放               | 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办事处、东城区景山街道办事处     |
| 元大都城垣(土城)遗址公园 | 官方页面未见统一绿地率                      | 1988 年正式批准建园；2003 年进行大规模修缮并建成遗址公园景观 | 海淀段为海淀区公园管理中心；朝阳段为朝阳区园林绿化局 |
| 菖蒲河公园         | 绿地和水面面积 2.52 公顷，占总面积约 66.3%      | 2002 年 9 月开放                        | 王府井建设管理办公室                 |

注：表 2、表 3 中部分宽度和比例为根据公开面积、长度或绿地/水面面积换算所得，不宜等同于官方原始测量值。菖蒲河公园的 66.3% 为“绿地和水面占比”，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绿地率。数据来源见参考文献[9]-[17]。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 2.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展开研究：

第一，文献分析法。梳理城墙遗址保护、遗址公园建设、历史城市景观和城市记忆等相关研究，为案例分析提供理论支撑[4]。

第二，案例比较法。以北京四处典型城墙遗址公园为对象，从遗址保留状态、空间形态、展示方式、公共功能和管理维护等方面进行比较[3]。

第三，空间指标整理。结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公园名录(2025 年度)》、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页面、首都之窗和北京旅游网等公开资料，整理公园长度、宽度、面积、绿地率或绿地水面占比、主管单位、主要节点和周边交通条件等基础指标。对于官方未直接列明的宽度或比例，本文仅作辅助性推算，

并在表注中说明其数据属性[6]。

第四，公开图像判读与前期现场观察。结合公开地图、官方图片、作者前期观察经验和相关图像资料，分析各公园在遗址展示、材料使用、植物配置、游憩设施和导览标识方面的差异[18]。

### 3. 北京城墙遗址公园的发展与类型

#### 3.1. 北京城墙遗址的历史演变

北京城墙体系经历了长期形成和多次调整。明清时期，北京形成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相互嵌套的城市格局，城墙、城门、护城河和道路系统共同构成古都空间秩序。1920年以后，城墙及城门受到战争、市政建设和交通需求影响，部分遗存逐渐损毁或拆除。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旧城保护曾引发城市规划 and 文物保护领域的讨论。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强调保护旧城格局和重要历史遗存，但在后续城市建设中，北京多数城墙本体未能完整保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意识增强，北京逐步将部分城墙遗址及相关空间纳入公园和城市绿地建设。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和菖蒲河公园等陆续建成，标志着城墙遗址保护从单纯保留遗存，逐渐转向遗址展示、环境治理和公共空间建设相结合的路径，见图1。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city wall in Beijing heritage park

图1. 北京遗产公园城墙分布图

#### 3.2. 类型划分

从遗址保留状态和空间更新方式看，北京城墙遗址公园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原址保留型。以明城墙遗址公园为代表，遗址本体相对明确，保护重点在于控制周边环境、维护城墙本体，并通过步道、绿地和展示设施组织公共游憩，见图2、图3。



图片来源: <https://www.meipian.cn/27ziwjd1>。

**Figure 2.** The ming city wall relic park, faithful to its historical appearance  
**图 2.** 忠于历史原貌的明城墙遗址公园



图片来源: <https://www.meipian.cn/12q2jd2>。

**Figure 3.** Authentic ming city wall relic park  
**图 3.** “原真性”的明城墙遗址公园

第二，遗址地形保护型。以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为代表，土城遗址与带状绿地、水体和休闲设施共同构成空间骨架。该类型的优势是生态和游憩功能较强，但需要防止遗址感知被普通公园功能弱化，见图 4、图 5。



图片来源: 作者自摄。

**Figure 4.** Yuandu city wall relic park (full view)  
**图 4.**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全景)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Figure 5.** Yuandu city wall relic park (local view)

**图 5.**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局部)

第三，局部复建与意象展示型。以皇城根遗址公园为代表，原有城墙本体保存较少，主要通过局部复建、地面标识、节点设计和材料暗示表达历史信息。该类型有利于在高密度城区中恢复历史线索，但需要避免符号化表达过于浅表，见图 6、图 7。



图片来源：[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4177365272593669687](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4177365272593669687)。

**Figure 6.** Partial reconstruction map of Huangchenggen relic park (main view)

**图 6.** 皇城根遗址公园局部复建图(正面)



图片来源：[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4177365272593669687](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4177365272593669687)。

**Figure 7.** Partial reconstruction map of Huangchenggen relic park (side view)

**图 7.** 皇城根遗址公园局部复建图(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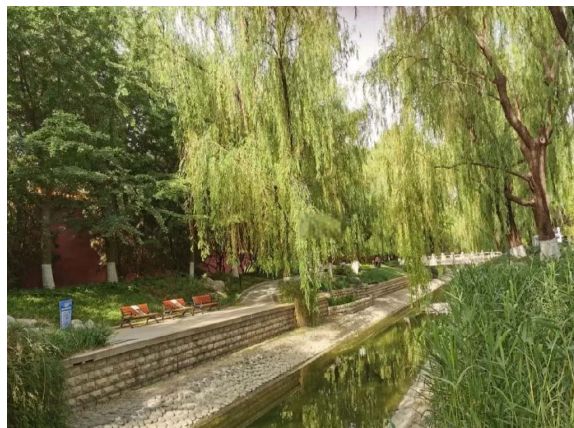
第四，水系复合更新型。以菖蒲河公园为代表，空间更新将水系修复、绿地建设和皇城记忆表达结合起来。该类型能够改善城市环境，但遗址本体和历史边界需要通过更清晰的导览系统加以说明，见图8、图9。



图片来源: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5416935942954632927](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5416935942954632927)。

Figure 8.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Changpu river park (distant view)

图8. 菖蒲河公园生态修复图(远景)



图片来源: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5416935942954632927](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5416935942954632927)。

Figure 9.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Changpu river park (nearby view)

图9. 菖蒲河公园生态修复图(近景)

## 4. 北京城墙遗址公园的现状分析

### 4.1. 空间形态：线性开放空间特征明显

北京城墙遗址公园多依托原城墙、城垣或水系形成带状空间，具有连续性强、服务范围长、与城市道路和社区联系紧密等特点。线性空间有利于组织慢行、散步、骑行和日常休闲，也有助于将多个历史节点串联起来。不过，线性空间也容易出现节点识别度不足、游线单一、局部空间停留性弱等问题[5]。

从基础数据看，四处公园的尺度差异较大。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跨海淀、朝阳两区，海淀段约4.2公里、40.2公顷，朝阳段约4.8公里、67公顷，是典型的大尺度带状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长度约1.5公里，面积存在约15.5公顷和17.7公顷两种官方统计口径，属于遗址本体较清晰、空间相对集中的线性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面积6.18公顷，长约2.4公里，平均宽度约29米，呈现窄长型街区公共空间特

征。菖蒲河公园面积 3.8 公顷，河道全长约 510 米，更多体现为水系、红墙环境和小尺度游憩空间的复合更新。

从公共空间更新角度看，城墙遗址公园不应只被理解为绿化带，而应被视为承载历史信息的城市公共廊道。其空间设计应兼顾通行、停留、观景、学习和纪念等多重需求。

#### 4.2. 遗址保护：本体保护与环境控制需要并重

遗址本体是城墙遗址公园价值的基础。明城墙遗址公园和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保留了较明确的遗址形态，因此保护重点在于本体修缮、结构安全、材料真实性和周边景观控制。皇城根遗址公园、菖蒲河公园等案例中，原有城墙遗存较少，保护重点则转向历史线索的标识、空间边界的提示和历史叙事的组织[19]。

当前部分公园仍存在遗址说明不足的问题。游客能够感受到绿地和景观环境，却不一定能清楚理解城墙的位置、历史作用和空间变迁。未来应通过遗址标识、地面铺装、剖面展示、老地图对照和数字导览等方式，提高遗址信息的可读性。

#### 4.3. 公共功能：具备日常休闲属性，但文化展示不足

城墙遗址公园作为开放空间，已承担散步、休憩、健身、拍照和社区交往等日常功能。尤其在高密度城区中，这类公园为居民提供了稀缺的绿色空间和慢行环境。公共使用的活跃说明遗址公园已经进入城市日常生活，这是遗产活化的重要基础[7]。

公开数据也能反映其公共空间属性。明城墙遗址公园绿地面积约 12.2 公顷，按 15.5 公顷口径计算约占 78.7%；皇城根遗址公园公开资料列绿化率 90% 以上；菖蒲河公园绿地和水面面积 2.52 公顷，约占总面积的 66.3%。这些数据说明，四处公园均在遗址保护之外承担了明显的生态和休闲功能。但对菖蒲河公园而言，公开资料给出的是“绿地和水面占比”，不能简单等同于绿地率。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官方资料未见统一绿地率，因此本文仅采用其面积和长度等公开指标进行比较。

但从文化展示角度看，部分空间仍偏向普通公园化。遗址知识、城市历史和空间变迁的展示较为分散，导览系统与游线组织之间缺少整合。若公众只把这些空间当作普通绿地使用，城墙遗址的历史价值就难以被充分感知。因此，公共功能提升不应削弱遗址属性，而应通过设施、标识和活动策划强化遗产价值。

#### 4.4. 城市记忆：从物质遗存到空间叙事

城墙遗址公园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若干遗存，还在于帮助公众理解北京古都空间的历史结构。城墙、城门、护城河、道路和周边街区共同构成城市记忆的空间线索。若这些线索能够被清晰呈现，遗址公园就能成为市民认识城市历史的公共课堂[20]。

城墙遗址公园依托北京现存唯一连续的明代内城城墙遗存打造，其通过解说标牌、主题雕塑、展馆展览及官方宣传文本构建了体系化的历史叙事体系，形成权威、宏大且以文物保护为核心的官方话语。官方叙事以明代都城礼制、城防体系、城市文脉传承为主线，遵循文物原真性保护原则，依托园区文本与展陈内容，系统阐释城墙的营造工艺、官砖制度、建筑价值与历史沿革。同时，官方重点塑造“抢救保护”的集体记忆，着重凸显 1996 年市民捐砖护城、专家专业修缮、政府统筹整治的全过程，构建起都城文明传承、国家文物保护、全民共同守护的宏大线性历史叙事，强调遗址的史料价值、科研价值与城市地标价值，弱化景观化、娱乐化表达，坚守历史严肃性与真实性。

与官方权威、规整的叙事体系不同，公众对公园的感知呈现出碎片化、生活化、审美化的特征，形

成差异化的民间认知体系。对周边社区居民而言，明城墙遗址公园首先是便民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核心价值体现为日常休闲、健身漫步的民生功能，历史遗存仅作为城市景观背景存在。而游客与社交媒体用户的感知更侧重视觉审美与场景体验，聚焦“残垣古建、梅花盛景、火车穿城、古今天际线同框”等特色意象，以氛围感、打卡体验替代深度历史解读，普遍存在重视视觉体验、轻历史考据的认知特征。

二者的核心张力体现为价值认知的错位：官方立足国家与城市集体视角，突出文物原真性、历史严肃性与文化传承价值；公众立足个人日常与审美视角，聚焦公园的生活服务与景观审美价值。这种认知差异使得遗址的官方历史诠释难以有效转化为大众文化认同，也造成了专业文保叙事与公共空间体验之间的割裂。

目前，北京城墙遗址公园在城市记忆表达上已有一定基础。例如，明城墙遗址公园通过城墙本体形成强烈的历史感，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通过土城地形延续古城边界记忆，皇城根遗址公园通过局部复建和节点设计提示皇城空间，菖蒲河公园则通过水系和绿地重建历史环境。但这些表达仍较分散，缺少跨公园、跨节点的整体叙事。未来可构建“北京城墙遗址公共空间环”的叙事框架，将不同案例纳入统一的城市历史解释系统。

从“记忆场所”视角看，四处公园承担的记忆功能并不相同，见表4。

**Table 4.** Types of sites in Beijing city wall relic park

**表 4.** 北京城墙遗址公园的场所类型

| 公园        | 场所类型  | 主要载体                  | 主要问题                          |
|-----------|-------|-----------------------|-------------------------------|
| 明城墙遗址公园   | 本体型场所 | 城墙本体、东南角楼、步道和周边绿地     | 遗址本体清晰，但历史信息和空间变迁叙事仍需系统化      |
|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 地形型场所 | 土城地形、带状绿地、水系和游线       | 空间尺度较大，遗址感容易被普通公园功能弱化         |
| 皇城根遗址公园   | 标识型场所 | 局部复建片段、地面标识、节点空间和街道界面 | 历史边界和空间层次不够直观，公众需要借助导览理解其历史含义 |
| 菖蒲河公园     | 环境型场所 | 水系、红墙、绿地、桥梁和游线        | 皇城与日常游憩之间的联系仍需进一步强化           |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由此可见，北京城墙遗址公园并非单一类型的纪念空间，而是通过遗址本体、地形、水系、标识和日常使用共同构成城市印象场所。其更新重点不应仅是改善绿化和游憩设施，还应增强公众对历史边界、空间变迁和遗产价值的理解。

#### 4.5. 碎片化治理：多类监管模式并存

菖蒲河公园依托明清皇城水系遗存修复建成，属地治理与国企市场化运营特征鲜明，由东城区东华门街道承担属地监管主体责任，整体运营管理、日常养护、安保保洁及配套商业运营工作，全权委托东城区属国企天街集团负责，同时由王府井建管办统筹负责园区相关房屋租赁管理工作。财政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机制，公园全域免费向公众开放，运维资金主要依托园区配套商业房屋租金上缴财政后的专项拨付资金，形成“国企市场化运维、属地监督管控、财政专项兜底”的运营模式。相较于其他三座遗址公园，其治理逻辑更侧重老城景观修复、皇家水系氛围营造与核心区文旅服务功能，市场化运营介入程度更深，遗址历史诠释、文物本体保护的专业权重相对弱化，形成了景观体验优先、商业配套赋能的特色治理形态。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为横跨朝阳、海淀两区的带状开放式遗址公园，采用分区管辖、跨区协同的治理模式。朝阳段由属地园林局下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主管，海淀段多部门协同共管，运营依托事业单位自营加政府购买服务，财政差额补助并辅以场地运营补充收入。依托无界公园政策实现全域开放，联动街道、城管等多方共治，兼顾元代土城遗址保护、生态景观营造与社区公共休闲服务功能。

皇城根遗址公园隶属于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行业统筹，实行园林部门指导、景山街道属地代管的轻量化治理模式，无独立专职管理机构。公园为全额财政拨款的纯公益开放空间，无自主经营性收入，日常养护、保洁与设施维护均通过政府采购市场化服务完成。其治理侧重老城民生服务与景观营造，弱化专业化文物运营职能，依托街道属地治理优势，实现皇城基址景观与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的有机融合。

明城墙遗址公园是四座公园中文保专业性最强的遗址空间，由东城区专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同时接受文物部门专业督导，构建起园林主管、文保督导的垂直治理体系。公园财政保障充足，专项支撑文物本体修缮与遗址展示工作，配套区属国企开展文创、文旅活动等市场化运营，收入反哺文保与公园运维。整体以文物原真性保护为核心，兼顾学术展示与公共文化传播，治理规范化、专业化程度极高。

菖蒲河公园依托明清皇城水系遗存改造而成，采用属地监管与国企受托运营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由东华门街道负责属地监督，天街集团全权承接日常运维、安保保洁与商业配套运营，王府井建管办统筹房屋租赁管理。公园执行财政收支两条线制度，依托商业租金专项拨付支撑运维，市场化介入程度较深。治理侧重核心区景观修复与文旅服务，弱化遗址专业考据保护，形成以景观体验和商业配套为主的运营形态。

四大遗址公园因管理归属、运营模式差异，在遗址诠释、设施维护、社区参与上呈现明显分化：明城墙文保专业度最高、维护最优但社区参与弱；元大都开放共享、社区融合最好但跨区管理有短板；皇城根便民服务到位、居民日常使用频繁但专业诠释不足；菖蒲河景观氛围佳、商业配套全但社区归属感弱。

通过建立联席会议、三级联动管理、差异化资金保障、社区共治平台、数字化协同系统五大机制，可打破部门壁垒、统一标准规范、优化资源配置、激活社区活力，实现四大遗址公园保护、利用、民生共赢。

## 5. 问题与优化策略

### 5.1. 主要问题

第一，遗址信息可读性不足。部分公园虽然保留了历史线索，但缺少清晰解释，游客难以判断遗址边界、历史年代和保护价值。

第二，文化展示与日常游憩衔接不足。公园具有较强的休闲功能，但遗址展示、历史教育和文化活动较弱，公共使用与遗产价值之间尚未形成充分互动。

第三，图文导览系统不完善。部分标识内容偏少，图示不够直观，缺少多时段地图、历史照片和空间剖面对照。

第四，部分空间存在景观化表达过强的问题。若过度依赖仿古符号或装饰性景观，容易削弱遗址本体和历史环境的真实性。

### 5.2. 保护真实性：明确遗址本体与历史边界

城墙遗址公园的更新应以保护真实性为前提。对现存遗址本体，应坚持最小干预和可识别修缮原则，避免过度修饰。对遗址已消失或保存较弱的空间，应通过地面标识、铺装变化、材料对比和信息牌说明历史边界，而不宜简单进行大规模仿古复建<sup>[21]</sup>。

### 5.3. 公共空间品质：完善慢行、休憩与服务设施

在公共空间层面，应优化步行连续性、无障碍通行、夜间照明、座椅、遮阴、导视和卫生设施等基础条件。线性公园尤其需要通过节点空间提升停留体验，例如在重要遗址点、出入口和视线开阔处设置小型休憩空间和解说节点。

### 5.4. 记忆表达：建立连续的历史叙事系统

城墙遗址公园应从单点展示转向连续叙事。可围绕“城墙位置-城门节点-护城河水系-城市道路-周边街区”建立解释框架，通过地图、老照片、实景对照和数字导览呈现北京城墙的空间演变。不同公园之间也可形成统一标识系统，使公众能够理解它们在北京城市格局中的相互关系。

进一步看，四处公园可被纳入统一的“北京城墙印象场所网络”。明城墙遗址公园侧重展示城墙本体和角楼遗存，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侧重展示土城地形和古城边界，皇城根遗址公园侧重通过标识和节点恢复皇城空间线索，菖蒲河公园侧重呈现水系与皇城环境关系。未来的更新可在保持各自空间特征的基础上，统一导览标识、历史地图表达、遗址边界提示和分段叙事方式，将分散的遗址公园转化为连续的城市历史阅读路径。

### 5.5. 管理与公众参与：推动遗产空间日常化利用

城墙遗址保护不应与公众生活相分离。管理部门可通过专题导览、社区讲解、学生研学、历史地图展、节庆活动和志愿者维护等方式，让市民在日常使用中理解遗址价值。同时，应避免过度商业化活动占用遗址空间，保持遗址公园的公共性和文化属性。

从管理口径看，四处公园并不属于同一管理主体。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主管单位为东城区园林绿化局；皇城根遗址公园涉及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办事处和景山街道办事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跨海淀、朝阳两区，海淀段由海淀区公园管理中心负责，朝阳段由朝阳区园林绿化局负责；菖蒲河公园主管单位为王府井建设管理办公室。管理主体的差异意味着，未来若要形成连续的城墙遗址公共空间叙事，需要在标识系统、导览内容、活动组织和维护标准上加强跨部门协同。

## 6. 结论

北京城墙遗址公园是历史遗产保护与城市公共空间更新相结合的典型类型。通过对明城墙遗址公园、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和菖蒲河公园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北京城墙遗址公园具有明显的线性空间特征，既延续了古都空间格局的部分历史线索，也为当代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开放绿地和慢行空间。

第二，不同案例在遗址保留状态和展示方式上差异明显，形成了原址保留、遗址地形保护、局部复建与意象展示、水系复合更新等类型。不同类型应采取差异化保护和更新策略，不能用统一的景观化方式处理。

第三，当前城墙遗址公园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缺少绿化和休闲功能，而在于遗址信息可读性、历史叙事连续性和文化展示系统仍需加强。未来应在保护遗址真实性的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强化城市印象表达，使城墙遗址公园成为兼具遗产保护、公共生活和文化教育功能的复合型城市空间。

从基础数据看，四处案例在尺度、形态和管理口径上差异明显。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具有跨区、长距离和大尺度带状空间特征；明城墙遗址公园以明确的城墙本体保护为核心；皇城根遗址公园体现窄长型街区公共空间更新；菖蒲河公园则突出水系、绿地和皇城环境的复合修复。这些差异说明，北京城墙遗址公园不能用单一模式评价，而应根据遗址保存状态、空间尺度、公共空间属性和管理主体分别提出更新策略。

## 参考文献

- [1] UNESCO (2011) 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Including a Glossary of Definitions.
- [2] ICOMOS (2005) Xi'an Declara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etting of Heritage Structures, Sites and Areas.
- [3] Zhang, Y. and Han, Y. (2022) Vitality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Based on the Values Dimension: Districts in Beijing City, China. *Heritage Science*, **10**, Article No. 137. <https://doi.org/10.1186/s40494-022-00776-5>
- [4] Li, X., Zhou, X., Weng, F., Ding, F., Wu, Y. and Yi, Z. (2024) Evolu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Layers and Value Assessment in Urban Countryside Historic Districts: The Case of Jiufeng Sheshan, Shanghai, China. *Heritage Science*, **12**, Article No. 96. <https://doi.org/10.1186/s40494-024-01204-6>
- [5] Batool, Z. and Bahaiddin, A. (2025) Navigating Sense of Place through Lived Spaces and the Memory of Place in Historic Anarkali Bazaar, Lahore. *Built Heritage*, **9**, Article No. 3. <https://doi.org/10.1186/s43238-024-00168-7>
- [6] Xu, Y., Tong, H., Chen, M., Rollo, J. and Zhang, R. (2023) Examining the Urban Regener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Using Multi-Scale Geospatial Data: A Case Study of the Historic District in Jinan, China. *Frontiers in Built Environment*, **9**, Article ID: 1328157. <https://doi.org/10.3389/fbuil.2023.1328157>
- [7] Tang, Z. and Zhao, Y. (2025) Perception and Evalu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in Historic Urban Public Parks Based on Social Media Data: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Buildings*, **15**, Article 3864. <https://doi.org/10.3390/buildings15213864>
- [8]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https://doi.org/10.2307/2928520>
- [9]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北京市公园名录(2025 年度) [EB/OL]. <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bjsgymzlb/202511/P020251127601806691724.pdf>, 2025-04-25.
- [1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EB/OL]. [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zlgy/dcq/202206/t20220615\\_2740883.shtml](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zlgy/dcq/202206/t20220615_2740883.shtml), 2025-04-25.
- [1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皇城根遗址公园[EB/OL]. [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zlgy/dcq/202206/t20220615\\_2740843.shtml](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zlgy/dcq/202206/t20220615_2740843.shtml), 2025-04-25.
- [12]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元大都城垣(土城)遗址公园(海淀段) [EB/OL]. [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zlgy/hdq/202206/t20220615\\_2741382.shtml](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zlgy/hdq/202206/t20220615_2741382.shtml), 2025-04-25.
- [13]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元大都城垣(土城)遗址公园(朝阳段) [EB/OL]. [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zlgy/cyq/202206/t20220615\\_2741267.shtml](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zlgy/cyq/202206/t20220615_2741267.shtml), 2025-04-25.
- [14]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菖蒲河公园[EB/OL]. [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sqgy/dcq/202206/t20220613\\_2738466.shtml](https://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sqgy/dcq/202206/t20220613_2738466.shtml), 2025-04-25.
- [15] 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明城墙遗址公园[EB/OL]. [https://www.beijing.gov.cn/renwen/rwzyd/lyjq/4A/mczyzy/202210/t20221019\\_2839418.html](https://www.beijing.gov.cn/renwen/rwzyd/lyjq/4A/mczyzy/202210/t20221019_2839418.html), 2025-04-25.
- [16] 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EB/OL]. [https://www.beijing.gov.cn/renwen/rwzyd/qxdw/shaozhcqcychy/yddchhyzhgy/202309/t20230921\\_3263590.html](https://www.beijing.gov.cn/renwen/rwzyd/qxdw/shaozhcqcychy/yddchhyzhgy/202309/t20230921_3263590.html), 2025-04-25.
- [17] 北京旅游网. 皇城根遗址公园[EB/OL]. <https://s.visitbeijing.com.cn/attraction/101932>, 2025-04-25.
- [18] Zhu, J. (2023) Public Space and Its Publicness in People-Oriented Urban Regener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47**, 2319-2338. <https://doi.org/10.1080/07352166.2023.2279597>
- [19] Fu, S. and Verdini, G. (2025) Creative Placemaking at Heritage Sites between Material Improvements and Selective Memory: The Case of Wudadao in Tianjin. *Built Heritage*, **9**, Article No. 38. <https://doi.org/10.1186/s43238-025-00202-2>
- [20] 岳晨曦, 董青, 胡慧峰. 集体记忆视角下历史街区边界空间的更新策略研究——以绍兴徐渭故里为例[J]. 华中建筑, 2025, 43(4): 110-114.
- [21] 管永康, 薛义. 第三空间视域下历史街区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地方依恋——以天津市鼓楼街区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3, 42(3): 92-97.